

逃出生天

之
幽灵再现

TAO
CHU
SHENG
TIAN

弦上月色
著

旧情难忘
挚爱佛国遇险
杀机重重
神探再逢宿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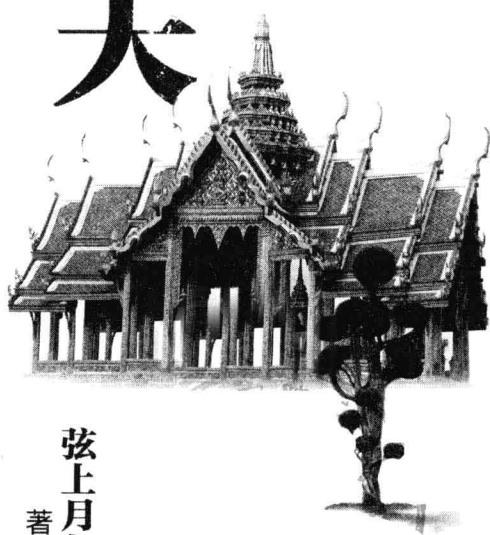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逃出 生天

之
幽灵再现

TAOCHU
SHENG
TIAN



弦上月色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逃出生天之幽灵再现 / 弦上月色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21-10871-5

I. ①逃… II. ①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3139 号



逃出生天之幽灵再现

Taochu Shengtian Zhi Youling Zaixian

作者 弦上月色

责任编辑 张静芳 李璐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63 千字 印张 15

ISBN 978-7-221-10871-5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婚礼上的奇异来宾 / 1

苏雨苦笑了一下，缓缓道：“原来这个信封不过是一个诱饵，而对方想钓的鱼正是我！他直接寄给我，怕我会有所防备，所以转寄给欧阳硕，因为他料定欧阳在收到这封信后会来交给我，真是用心歹毒！大师，依你看，我是不是无药可治，只能坐着等死了？”

第二章 扎仑法师的催心降 / 55

苏雨和陈碧华凝神望去。扎仑的双眼突然睁大了，目光如电，嘴巴里开始大声喊着什么，与此同时，双臂缓缓抬起渐渐成环状，似乎是抱紧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最古怪的是，他的手根本没有接触到汪海的身体，但是，汪海却好像是被一股看不见的巨手掐住了，虽然竭力挣扎，双脚却被定在地上动弹不得。

第三章 将军府的盛会 / 99

高个杀手好似吃了一惊，脚步一乱，身子一晃，白宛蓉忙全力向前扑去，欲扣住他的双手将他擒获，谁知，高个杀手却突然挺身而出，手中多了一根亮亮的银丝，一个反手，绕在了白宛蓉的脖子上。

第四章 礼宾府里的较量 / 171

苏雨盯着那两个字符看了片刻，突然举起自己的两只手掌向着那两个字符缓缓按下去，那字符在他手掌中变得越来越热，苏雨缓缓收回了手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字符已经消失了，但墙壁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电子屏幕。电子屏幕上缓缓出现了一行幽蓝色的字来，那是一个用泰文提出的问题：“你是谁？来自哪里？”

第五章 终 结 / 223

蔚蓝色的海面上，此起彼伏的巨浪不断冲击着挺拔陡峭的礁石，无数白色的海鸟正在浪涛中穿行着、鸣叫着。一轮喷薄的红日正在遥远的天际缓缓升起，霞光渐渐洒满了天地，也温暖了不归崖上的两个紧紧相拥的身躯。

第一章 婚礼上的奇异来宾

苏雨苦笑了一下，缓缓道：“原来这个信封不过是一个诱饵，而对方想钓的鱼正是我！他直接寄给我，怕我会有所防备，所以转寄给欧阳硕，因为他料定欧阳在收到这封信后会来交给我，真是用心歹毒！大师，依你看，我不是无药可治，只能坐着等死了？”



夏天的暑气渐渐散去，西湖上碧绿的莲叶还没有残败凋零，几艘小船悠悠地穿行在挨挨挤挤的荷花丛中，船舷边哗哗的水声听起来悦耳轻快。午后的丝丝微风从一艘画舫半开的窗口吹进去，让船上的每个人都感到了凉爽和惬意。然而，靠窗而坐的欧阳硕紧紧盯着桌上的一个蓝色信封，神色中非但没有愉悦，反而含着一丝深深的忧虑。

那个蓝色信封其实是空的，里面并没有任何东西，只是信封的正面用黑色的笔写着两个古怪的字符。

“欧阳，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明天你和小薇的婚礼要不要如期举行？”这个沉着坚定的声音来自坐在他对面的男子，那是苏雨。也许是因为刚刚结束了在非洲的一次长途旅行，比起两年前，他明显晒黑了不少，也更结实了，眼神中透出更多的深邃和坚毅。

欧阳硕沉默了一会儿，轻轻摇了摇头，低声说：“苏雨，我决定了，明天的婚礼如期举行！我不能为了这么一个空信封就毁掉小薇、我爸爸和所有亲朋好友的期望！再说，两年前，我们俩亲眼看着落日海湾的海水在沸腾，天堂之翼永远消失了。难道死去的丰臣公主还会变成幽灵再回来吗？我不信！”

“可是……”苏雨欲言又止，他很了解欧阳硕的心情。自从被丰臣公主假扮的甘宝莹迷惑后，欧阳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抗拒感情，直到遇到了从国外旅行归来的小薇，他才仿佛又获得了新生。两人上个月决定共结连理。因为小薇的父母都生活在杭州，所以，这甜蜜的一对决定在西子湖畔的西湖明月轩举行盛大的婚礼。

昨天，当欧阳硕打开租住的西湖小筑门前的信箱时，一叠贺信贺卡里夹着一个蓝色的空信封。苏雨看到这个信封的一瞬间，似乎被什么东西刺痛了，眼神猛地一缩，两年前所有那些关于大海的诡异回忆都仿佛复活了。

看到苏雨怪异的表情，欧阳硕心里一紧，低声追问道：“苏雨，你真的觉得公主和将军还没死？天堂之翼还会回来？”

“我，我只是……”苏雨说着，突然顿住了，盯着那个蓝色的信封，嘴里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一切，一切都可能会卷土重来！”

“你说什么？”欧阳硕迷惑地问。

“苏雨、欧阳！原来你们俩躲在这儿开单身派对！”突然一阵女孩子的笑声响起，欧阳硕忙回头望去，原来是庄小薇和谢婉仪推着小蝶的轮椅笑吟吟地走进了画舫。

“这样也被你们逮到，看来我这个神探算是栽了！”苏雨微微一笑，快速地把那个蓝色信封折起来收进口袋，起身迎了上去。

第二天的婚礼忙碌繁杂。这是欧阳硕一生中微笑寒暄次数最多的一天，直笑到肌肉僵硬，眼神涣散，那个留在心里的阴影很快被冲淡了。晚上婚宴快结束的时候，欧阳硕虽然已经是累得小腿肚子酸软，但望着坐在身边娇艳如花的新娘小薇，心里却像是喝了蜜，甜甜的，软软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

“宝贝，你累不累？”他贴近小薇的耳边轻声问。

“老公，有你在，我一点都不累！”小薇忽闪着柔情的大眼睛。

坐在一旁的谢婉仪瞥见他们这缠绵的样子，抿嘴一笑，刚想打趣两句，却被一个精神矍铄、正缓缓步入婚宴大厅的中年男子吸引了目光。

这男子，看年纪大约有五十来岁，身材壮硕，身穿绛紫色的中山装，胸前还戴着好大一串佛珠。他摆摆手，并不理会热情上前询问的服务人员，而是径直向新人们坐着的主桌走去。

难道他是欧阳家或者小薇家的亲朋好友？可是，婚宴都快结束了，怎么这位却姗姗来迟呢？谢婉仪心里正疑惑着，欧阳硕的老爸欧阳教授已经起身迎上前去，猛地握住老者的手，惊喜地叫道：“谭师兄，多年不见，听说您已经去了终南山中修道。您这样的世外高人，居然能光临小儿的婚礼，叫我说什么好呢？”

欧阳教授是香港的著名学者，性子素来桀骜不驯，他竟然能如此推崇和尊敬这位中年男子，可见中年男子的身份非同一般，在场诸人也纷纷侧目。

“爸爸，这位是？”欧阳硕、小薇忙跟着起身，毕恭毕敬地问道。

“硕儿、小薇，这位是玄学大师，香港大学的终身名誉教授，是我的师兄，也是《中国之奇异现象》的作者，谭天方。”

提到《中国之奇异现象》这本书，在香港可是十几年畅销不衰的科幻作品，据说仅凭这本书，作者每年的版税就有上千万之多。可是书的作者向来低调，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喜欢隐居。后来据说因为独生子意外去世，作者看破红尘，干脆专

心修道。没想到这位近乎传奇的人物现在却近在眼前，这下别说欧阳硕，连谢婉仪都不免动容，拉了拉苏雨的袖子，惊诧地说：“原来是他！苏雨，你不是也非常喜欢这本书吗？今天终于看到作者本人了！”

苏雨默默点了点头，只是凝视着那位老者，却并未露出高兴或惊讶的神色来。

“苏雨，你……”谢婉仪觉得苏雨今天有些不太对劲，却又说不出问题在哪儿，似乎是比起平时来，他有些苍白，有些憔悴，有些沉默！

“我没事，你放心！”苏雨似乎是回答着她的内心疑惑，谢婉仪嫣然一笑，轻轻地握住了苏雨的手，两人也起身迎接这位不请自来的尊贵客人。

“谭伯父今天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和小薇都觉得十分荣幸。请和我爸爸一起畅饮几杯，你们两位故人也能好好叙叙旧！”欧阳硕正恭敬地说着欢迎之词，却被谭天方不耐烦地摆手打断。谭天方脸色凝重地说：“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了，那些都是陈年往事。我早就已经是修道之人，今天也根本不是来参加你的婚礼的！我今天来，是因为我占了一卦，算到今天，在这里，在这个婚宴现场将会有一场灾难发生！”

这话一出，整个婚宴现场一片骚动。由于欧阳教授也算是有身份的学者，来参加婚宴的不乏各界名流，一些打扮得雍容华贵的贵妇人们一听到谭天方的这句话都惊得面色发白。在香港民间，谭天方一直被认为是一位玄学高人，许多人虽然没见过他本人，但是都知道他的预言十分灵验！

欧阳教授更是惊得倒退了两步，被欧阳硕一把扶住才没有摔倒。他颤声问：“谭师兄，你，你快说，今天究竟会有什么灾难发生？我们，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谭天方哼了一声道：“神鬼之事，报警管什么用？师弟，你也知道我是研究什么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场灾劫的源头只怕就在……”说着，谭天方的目光开始游离，缓缓落在了欧阳硕身上。他眼神犀利，眉头微皱，似乎在思索什么。

众人的目光也随着他聚焦在身穿白色西服的欧阳硕身上。

小薇紧张地握住了欧阳硕的手，连一向不信鬼神之说的欧阳硕自己心里也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不知为什么，他脑海中猛地闪过那个蓝色的空信封。

难道，难道天堂之翼的幽灵真的复活了？

欧阳硕忙扭过头去看苏雨。

但是，他的目光刚一触到苏雨的脸，却刹那间愣住了！昨天还那么英俊健壮的苏雨，突然就在这一天一夜中憔悴了，脸色苍白得可怕，眼圈发青，满脸的病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自己今天忙于婚礼，几乎没注意到苏雨的变化，这诡异的变

化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难道与昨天自己交给苏雨的那个蓝色信封有关吗？

欧阳硕刚想开口问出自己心中的满腹疑惑，却被身后谭天方的一声低喝惊得身子一震。

“就是他，这场祸事的根源就在这个小伙子身上！”

此刻，谭天方举起一只手远远地指向苏雨，满场的宾客都面带惊惧，望着面容憔悴的苏雨窃窃私语起来。倒是苏雨只是脸色微变，却没有惊讶的模样，静静地注视着谭天方。

不等大家反应过来，谭天方径直大踏步地绕过众人走到苏雨面前，猛地一拍他的肩膀，在他耳边低低地说：“小伙子，我算出你有个非常厉害的仇家设下了毒计来暗害你，你现在已经命在旦夕，而且还会连累在场的所有人！”

苏雨的脸色骤然大变，他死死地盯着这位老人，眼神中很复杂，有犹豫，有害怕，还有痛苦。片刻，他用更低的声音哀求道：“大师，我知道您一定有法子救我，化解这场灾祸，不然你就不会特意在今天赶来了！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详谈好不好？”

谭天方神色肃然地点点头。

“好！我既然和欧阳是好朋友，他儿子的好朋友就不会不管。不过这件事只能你我两个人知道为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慌乱。”

苏雨忙说了声多谢，走过去对欧阳教授轻声请求道：“欧阳伯父，请你们继续举行婚宴。我和谭大师要谈一件很重要的事，请帮我们安排一个安静的雅间，绝对不要让人打扰我们！至于为什么，我以后再跟你们解释！”

欧阳教授和欧阳硕虽然满心疑惑，但是他们也瞧出眼下这件事肯定有极其复杂的缘由和内幕。他们也知道苏雨是极其聪明也极其固执的人，他如果此时不想说，问也问不出什么，只好照他的意思，立刻请了明月轩的经理来，请他帮着安排一个安静的谈话之所。

跟在一旁的谢婉仪虽然也脸色黯淡，神情忧虑，但是为了安慰轮椅上更加不知所措的小蝶，她还是保持镇定，轻轻拍着小蝶的肩膀说着：“没事，不要紧张，苏雨他一切都应付得来！”

小蝶却早已紧张得嘴唇发白，声音都微微发颤。

“嫂子，这可怎么办呀！我今天一早就瞧哥哥的脸色不好，现在这个老头又说他是祸事的根源，究竟是怎么回事，哥哥会不会有什么事啊？”然而，谢婉仪除了含糊地安慰她几句，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缘由来。

的确，苏雨今天的样子看上去真是非常古怪，谢婉仪再仔细回想。昨晚，苏雨似乎大半夜未睡，一直在酒店房间的阳台上徘徊，凝视星空，似乎是有什麼极难解的心结。

但这还不是最古怪之处，最怪的是在走进婚宴厅之前，他悄悄附在自己耳边说的那句话。究竟昨天苏雨身上发生了什么古怪之事呢？

今天整间酒店都被欧阳家包下来举办婚宴，并没有其他闲杂人等。不一会儿，经理很殷勤地走过来，请苏雨和谭天方到明月轩楼顶的望月阁里去详谈。

望月阁名副其实，占着明月轩里绝佳的位置，两扇雕刻精美的黄梨木窗户半开，正对着西湖的粼粼碧水、半弯冷月。

经理引两人进入房间，鞠了个躬，轻轻退了出去。谭天方一坐下就屏息凝神地逼视着苏雨，一字一字地问道：

“小伙子，你是不是从昨天起，就开始头疼、恶心、不想进食也不想睡觉。脑子里乱糟糟地总是在回忆一些痛苦而恐怖的事情！”

苏雨轻轻叹了口气道：“是，大师，昨天中午开始出现这种情况。起初我还以为是累了，可是到了晚上，却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我昨晚几乎彻夜未眠，今早一照镜子，才发现自己像大病了一场似的！整个婚礼中，我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这种怪病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

谭天方用手指捻了捻胸前的佛珠，沉声说：“这种情况还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应该已经手脚无力、口干舌燥，身体里像是有团火在烧，眼前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幻觉。今天是十五，如果到了深夜月圆之时，也就是这个月里阴气最重的那一刻，你的身上还会出现更加可怕的变化！你可知道这一切是何缘故？”

苏雨的脸色本已经很苍白，此刻两腮升起两团赤红，他睁大眼睛，眼中射出一丝灼人的光，追问道：“大师，我是不是中了一种很邪门的蛊术？”

谭天方凝望他片刻，缓缓道：“小伙子，我看得出你是个悟性极高，定力极强的人！你的仇家为了能给你下蛊，不惜以一个绝顶武术高手的鲜血和毒虫相混合，制成了这种泰国最最邪门的蛊术，血咒蛊！能施这种巫术的人必定是个高手，而且他必定恨透了你，不仅仅想杀死你，还想折磨你！他要借你的手杀死你的爱人、亲人、朋友，令你陷入无穷无尽地痛苦中去！”

苏雨转头凝望着桨声灯影里的山色湖水，喃喃地道：“血咒蛊！据说这种蛊术是没办法破除的。中此蛊的人会在月圆之时发狂，杀死自己身边的人，然后再刺破

自己的胸膛，让自己的鲜血流尽而死！可是，要想对人施血咒蛊，下毒者必须令那个想要加害的人触碰到事先用血调制的毒汁。可是，我这几天一直并没有接触过陌生人，这个人究竟是如何令我接触到这种毒汁的呢？”

他说着，突然像想起了什么，顿住了。

“怎么，你已经知道了怎么中的蛊毒吗？快说，只要能找到那件令你中毒的物品或许还有救！”谭天方急切地追问道。

苏雨思索了片刻，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蓝色的信封递给谭天方：“可是，大师，欧阳硕也接触了这个，难道他也中了蛊毒，却还没有发作？”

谭天方小心翼翼地接过信封，展开，看了看，还贴近了用鼻子闻了闻，说：“毒汁就涂在了这个信封的表面，你的手接触信封的过程中，蛊毒就经由你手指上的皮肤毛孔，进入了你的五脏六腑，最后再侵蚀到你的大脑。但是，同样接触了这个信封的其他人却绝对不会中毒，因为……”谭天方说着，微微皱了皱眉，接着说，“因为，这个蛊毒是专为你而设置的。你看，信封上的这两个字，是古代的暹罗文，翻译过来，应该就是你的名字：苏雨！这也就相当于对方所发出的咒语，而这个毒咒只对你才有效！”

苏雨苦笑了一下，缓缓道：“原来这个信封不过是一个诱饵，而对方想钓的鱼正是我！他直接寄给我，怕我会有所防备，所以转寄给欧阳硕，因为他料定欧阳在收到这封信后会来交给我，真是用心歹毒！大师，依你看，我是不是无药可治，只能坐着等死了？”

谭天方捋了捋胡须道：“仇恨，仇恨真的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感情，当所有的感情都已经被淡忘的时候，人心还是被仇恨所主宰！看来这个下血咒蛊的人真的很恨你啊！不过，倒也不是完全绝望！其实，我一直在致力于研究各种蛊毒，希望能拯救无辜的人。最近，我研究出了一种丹药。”他说着，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瓷瓶，打开瓶塞，倒出了一颗紫色的丸药，托在手掌中，递到苏雨眼前！

“这种丹药我叫它忘忧丸。可以解除很多种蛊毒。可是，血咒蛊阴毒无比，究竟能不能解除，我并没有十成的把握。苏雨，你愿意搏一搏吗？如果成功自然不必说，如果失败可能会导致你的蛊毒发作得更早更强烈！你怕不怕？”

苏雨凝视着那枚小小的丹药片刻，伸手接过，咧嘴一笑：“既然知道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一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如赌一赌，或许还会有生机！”

“好！很好，有胆识！”谭天方激动地一拍苏雨的肩膀，但随即又一皱眉头，露出一丝为难的表情道：“不过，不过。在你服下这忘忧丸之前，我还必须做一

件事！”

苏雨轻声道：“大师，我明白，你一定要这样做以防意外。”

谭天方惊诧道：“你，你猜出我要用内力封住你的穴道？”

苏雨点点头：“既然这忘忧丸吃下去不知道结果如何，当然要防止我吃下药后会发疯杀人。大师在《中国之奇异现象》这本书的序言中曾经提到过，您自幼练习武术，最擅长的不就是点穴吗？所以我猜您应该是想用内力封住我的穴道。”

“苏雨果然是绝顶聪明的神探！那就不用多说了，此刻离月圆毒发之时也就几个小时了。我们这就动手吧！让我来先运功于手指。”谭天方说着，转身面对窗外的夜空，竖起右手的食指，双眼微闭，集中精神开始运功。

苏雨默默地望着这位仙风道骨的老者，面色凝重。虽然他的生活总是离不开形形色色的冒险，但是像今天这样诡异危险的情形却也并不多见。

一盏茶的工夫，谭天方收敛气息，走过来，沉声说：“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的眸子闪着光，看得出全身已经蓄满了真气。

苏雨点点头，毫不犹豫地一仰脖，把手掌中的忘忧丸吞入口中，然后缓缓睁开眼，舒了口气说：“大师，您动手吧！”

谭天方盯着他的脸片刻，眼神突然变得非常古怪，有种兴奋之色在闪动。他缓缓说：“好，很好！苏雨，我保证你不会后悔吃下我的忘忧丸！”

说着，谭天方突然伸出右手，用力在苏雨的胸前一戳，苏雨身子轻轻震了一下。

“苏雨，我现在点了你的心口穴，你会感到全身血脉的流动都变慢了。也就是说三个小时之内，到十点月圆之时，你只能坐在原地，不能移动身体，也不能说话。但是，你能听得见、看得见所有发生的事情。你明白吗？”

苏雨微微眨眨眼，表示他已经听见了。

谭天方拿过一把椅子，和苏雨面对面坐下，微笑着缓缓道：“苏雨，现在看来，这几个小时，我们似乎无事可做，只有安心等待，看看你吃下去的那颗忘忧丸是否能解除你所中的蛊毒！”

苏雨使劲点点头。他的目光中分明充满了信任和希望。

谭天方望着他，笑容突然变得有几分诡异，继续缓缓道：“苏雨，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你知不知道人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其实他明知道苏雨此刻是无法回答的，顿了片刻，他轻轻接着说：“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亲眼看着最心爱的人死在你面前，而你却什么也做不了！你救不了她！”

虽然谭天方每个字都说得很轻很慢，但却像有几十根针同时在刺着苏雨，苏雨面部的肌肉开始轻轻地痉挛了起来。

谭天方看着苏雨的模样，拉拉椅子，更凑近了些，几乎是贴着苏雨的耳朵，悠悠地说：“其实，更痛苦的事是，最深爱的人偏偏就是死在自己手中！三年前，因为我儿子吸毒被我发现，我失手杀了他。当时，我痛苦得几乎要死去，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埋葬他。我一直把他放在别墅的冰室中，以便我能时时刻刻看到他。或许是老天垂怜我，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具有魔力的人，我甘心情愿地加入了他建立的秘密组织，只为了求他帮我救活我儿子！而今天就是首领安排我来一趟杭州，要让你——神探苏雨——彻底变成一个疯子，再借你的手制造一场骇人听闻的血案。其实，我不想加害你，我们无冤无仇，你又是这么聪明的年轻人，我一见到你就很欣赏你。但是，我没办法，为了我儿子，我只能这么做。”

他说着，还深深地叹了口气，眼含悲悯地望着苏雨。

苏雨此时虽不能说话，但是，他的眼中的恐惧愤怒之色越来越浓。

谭天方刚才的一席话着实太过骇人！原来当年他竟然亲手杀害了爱子，又藏匿尸体长达三年。但令苏雨最吃惊的还是谭天方口中那个能救活他儿子的主人！

令死去的人复活，千百年来都是人们心中最不可企及、最荒诞的梦想！难道世间真会有掌握这种神奇能力的人吗？而这个人如此煞费苦心竟然只是为了要让苏雨发疯杀人？难道他和苏雨有着解不开的仇恨？

乱麻一样纠缠着的疑问从苏雨脑海中掠过，但他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问出口了，因为他的脸色突然间变得黯淡，嘴唇也开始微微抖动起来。身子虽然被封住穴道无法动弹，但看得出他也在不自觉地战栗着。

谭天方阴阴地一笑：“苏雨，以你的聪明，大概已经想明白了吧？其实你刚才吃下的那枚忘忧丸才是真正的蛊毒！而那个空信封只不过是一个药引子而已！首领的智慧是无人可敌的，他知道直接对你下毒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你极其谨慎，从不会随意接触来历不明的东西，但是，欧阳硕拿来的蓝色信封，你一定会仔细查看。那个信封事先在毒蟾蜍的汁液中浸泡过又晒干，然后被封存在塑料袋里。一旦接触到空气就会慢慢地渗透出毒汁。主人计算好了时间，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后，就是欧阳硕急忙把信封交给你之时，也是毒汁完全渗透出来的时候。不过，从你手指进入体内的毒汁毕竟有限，只能令你在一天内精神恍惚，身体疲倦，并不能真正令你疯狂。所以，主人才派我送来这真正的血咒蛊毒，因为我是欧阳教授的老友，身份不容怀疑。尤其是当一个人在思维最混乱，意志最薄弱，判断力最差的时候，看到这最后

的救命稻草，怎么会不努力抓住呢？果然，就算是聪明绝顶的苏雨也逃不脱这人性的弱点，你马上相信了我的话，并且毫不怀疑地服下了忘忧丸！苏雨，你所中的蛊毒马上就要发作了，你会感到全身上下像被烈火灼烧，酷热难耐，那些平时脑子里想都不会想的邪恶欲望会无法抑制地喷涌而出，你会彻底变成一个疯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

谭天方的话就像一道魔咒，苏雨的身子果然颤抖得越来越厉害，面色苍白得可怕，拼命咬着嘴唇，似乎正在经受着体内的某种剧烈折磨。突然，他从椅子上跌落了下来，抱着头，身子蜷缩成一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谭天方突然蹲下身来，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塞在苏雨手中，附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句：“等一会儿，你的头就不会疼了，不过，那时你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疯子了！但是，从表面上没有人能看出来。你会亲手杀了你最要好的朋友欧阳硕，把这场婚宴变成一场丧宴。最后，你会被警察击毙或者自己自杀！很快，很快，再有半个小时，这里将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而谁能想得到凶手就是曾经的神探苏雨！”

他说着，轻轻地叹了口气，站起身微笑着，以略带悲悯的目光望着这个不断痛苦挣扎的人。

看了好一会儿，谭天方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他丢下地上已经处于半疯狂状态的苏雨，转身走出了望月阁，出门时还不忘把门锁拧了几下反锁上，取下了锁上的钥匙。这样，除非是有人从外面用钥匙开门，里面的苏雨是别想自己跑出去了。

“服务员！”谭天方一招手，叫来楼梯拐角处一个正垂首肃立的女服务员，把手中的钥匙交给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女孩子，神情严肃地说：“去告诉楼下举行婚宴的欧阳家，一定悄悄地告诉新郎本人，就说他的好朋友苏雨请他一个人上来，有很机密的事情要和他商量。记住，苏先生说只能他一个人上来，不许其他人跟着。苏先生现在正在里面做很重要的事，不能被打扰。等新郎跟着你上来了，把钥匙交给他，请他自己打开望月阁的门吧。”

女服务员毕恭毕敬地接过钥匙，答应了一声就转身下了楼。

做完这一切，谭天方不自觉地又摸了摸胸前的佛珠，嘴角浮起一丝得意的微笑。今天这场戏，他已经拉开了大幕，安排好了剧情，下面就是静观其变了。想着，他几步跨到楼梯转角处，推开窗户，轻轻一拧右手上的腕表，一根细细的银丝从表壳中无声无息地飞了出去，谭天方的身子也随着银丝飞了出去。只见他半空中轻轻一扭，飘飘荡荡地附在了乌黑的瓦檐之上，像一只巨大的毒蜘蛛，在暗处等

候着送上门来的猎物。

月色下寂静的西湖像藏在面纱后的女子面庞，神秘而动人，令人忍不住想伸出手去触摸。

当神情焦急的欧阳硕推开设月阁的门，苏雨已经停止了挣扎，正呆呆地垂着头坐在一张椅子上。

“苏雨，你怎么样？你究竟怎么了？”欧阳硕疾步跨过去，紧紧抓住苏雨的胳膊，高声问道。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神情颓废的好友身上，丝毫没有注意从敞开的窗口处吹过一丝怪异的穿堂风，他身后那扇房门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等了好一会儿，苏雨才缓缓地抬起头，欧阳硕不由得吃惊地放开了手，退后了一步。因为苏雨此时的脸色已经比死人好不了多少，惨白中泛青，最骇人的还是那种空洞茫然的眼神，犹如有人在瞬间抽走了他的灵魂，而只留下了他的躯体。

“我……”他艰难地吐出了一个字，嗓音突然间变得异常暗哑低沉，嘴巴虽在动，但却好似发不出声音来。

“苏雨，快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了？我会帮你。”欧阳硕情急之下，忙俯身向前，贴近苏雨嘴巴，想尽力听清楚他嘴里嘟囔的话语。

谁知，就在这一刻，一直神情木然的苏雨双眼突然射出兴奋诡异的光芒。他一抬右手，死死地钳住了靠他很近的欧阳硕，另一只手从椅背后挥出，贴着欧阳的脖子快速地划过。望月阁响起一阵揪心的惨叫声，欧阳硕手捂着脖子，后退了几步无力地跪倒在地，殷红的鲜血自他的指缝中不断涌出，一滴滴地落在地上铺着的杏黄色地毯上。

手握匕首的苏雨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呆呆地望着痛苦呻吟的欧阳硕，眼神变得既兴奋又狂乱，突然他仰头狂笑了起来，一边笑还用力地挥动着匕首，叫道：“杀！杀！杀！全部都杀光！”

欧阳硕捂住伤口挣扎着往门口爬去，一边回头惊恐地望着面容狰狞的苏雨。他实在无法想象在这短短的一天内，是什么诡异的力量把冷静机智的苏雨变成了这样的疯子！而苏雨显然已经杀红了眼，挥舞着匕首一步步地逼近因为失血过多快要筋疲力尽的欧阳硕。

“刷！”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屋子里灯光竟然灭了。黑暗中只能听见一阵桌椅翻倒、打斗翻滚的声音。片刻后，整间望月阁里只能听见低低的喘息呻吟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噤噤噤”，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停起，似乎是有两个人急匆

匆地赶到了望月阁门口。

一名女子发颤的声音在问：“谭大师，欧阳他在婚礼中突然不见了，他真的就在这间屋子里？”

谭天方冷酷而低沉的声音答道：“小薇姑娘，在打开这道门之前，你要有心理准备，欧阳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了。那个小伙子，经过我刚才的一番观察，他已经蛊毒入脑了，我本来把他锁在这间屋子里，打算下去找赵警司他们商量一下怎么救他，谁知道就这么一疏忽，小欧阳竟然进了这间屋子！唉！”

“不，不会！欧阳他不会！苏雨不会伤害欧阳的！”小薇几乎是哭着喊完了这句话。

“什么也别说了，赶快破门救人！晚了怕真的来不及了！”谢婉仪的声音突然响起，气喘吁吁地打断了两个人的对话，显然她是一路跑着上了望月阁。

“嘭！”门被猛地撞开了！拿着枪，脸色苍白的谢婉仪第一个冲了进来，而身穿白色婚纱的小薇一瞧见屋子里的惨状就惊呼了一声，站都站不稳，几乎瘫在了地上，幸好被跟在她身后的谭天方一把扶住了。

此时屋子里虽然没有开灯，但借着窗口透进来的淡淡月光，还是能看得很清楚，有两个人影交叠着倒在地上，动也不动，看来苏雨和欧阳硕在刚才的一场纠缠中都是身受重伤，九死一生。

“苏雨！欧阳！”就算是看惯了生死场面的女警谢婉仪，这一刻也难免方寸大乱，双手颤抖得厉害，连枪都握不住，手枪应声落地。

地上的两个男人看上去都已经毫无声息了！

“苏雨！欧阳！你们怎么样？”两个女人都猛地扑在地上，抱起自己的爱人不断摇晃着，失声痛哭起来。

但站在门口的谭天方却无声地笑了。他走过来捡起那把掉在地上的警枪，在手里掂了掂，缓缓举起枪口对准了蹲在地上的谢婉仪和庄小薇。

“别哭了，我马上就会送你们和他们相会的！”他的声音陡然变了，和刚才判若两人。

谢婉仪和小薇都一脸茫然地抬起头来望着谭天方，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变了嗓音，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举枪对着她们。

谭天方阴恻恻地笑道：“呵呵，你们不需要明白为什么会死，只需要知道你们死后会成为一桩轰动一时的新闻，标题我都想好了，就是‘神探突然发狂，杀死妻子好友，婚礼变坟场’！”